

人生缘何不快乐 只因未读苏东坡

□徐永信

最近刚刚读完《苏东坡传》，作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、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，它深深地吸引了我，确实值得一读再读。

之前就了解到这部作品，也对苏东坡和林语堂都怀有深深的崇敬和喜爱之情，但一直未曾拜读。后来知道这是林语堂先生用英文创作的，更为惊叹，林先生真不愧为“两脚踏东西文化，一心评宇宙文章”。及至开始读和整个读的过程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是林语堂写出了这篇传世传记，让东坡居士穿越近千年又活在了人们眼前？

这本书开篇说：“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，只是以此为乐而已。”看似轻描淡写，实则蕴含深意，一个“乐”字就把两位顶流级的大师悄然连在了一起。苏轼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，林语堂是著名的幽默大师，都乐观得无可救药，至于著作等身、多才多艺等标签还有那一堆同样长的头衔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他们两个好像是一对跨越时空交已久的挚友，他们惺惺相惜、意气相合，从而成就了《苏东坡传》。

苏东坡的“乐”体现在他的作品当中。林先生认为“能使读者快乐”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大特点。首先，苏东坡以写作为乐，他写信给朋友说：“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，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，我笔皆可畅达之。我自谓人生之乐，未有过于此者也。”他屡屡“以笔买祸”，却“不知悔改”，“乌台诗案”差点要了他的命，他却坚持写下去，依然乐此不疲。其次，他的作品让人快乐。欧阳修说每逢收到苏东坡新写的诗文，他就欢乐终日。作为现代人的我们，何尝不是如此呢？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”写的是山水之乐；“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”说的是生活之趣；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是“吃货”的豪放；“塞上纵归他日马，城东不斗少年鸡”是肆意的调侃。他字里行间的这种旷达自喜、独抒性灵，真的是让人不得不爱。

苏东坡的“乐”体现在他的生活当中。他是一个旅游达人。他曾辗转十余个地方为官，每到一处，无不纵情于山水之间，他总能在山川的壮美中寻找快乐、激发创作

灵感。

他是一个农民。书中说：苏东坡如今是真正耕作的农夫，并不是地主。他在诗里说：“去年东坡拾瓦砾，自种黄桑三百尺。今年刈草盖雪堂，日炙风吹面如墨。”在当时“官本位”思想的影响下，种地是为读书人所不齿的，但他不顾世俗的眼光，向老农们虚心求教，带领着家人垦荒辟壤，耕田犁地，播麦种豆，修塘打井，躬耕其中，自得其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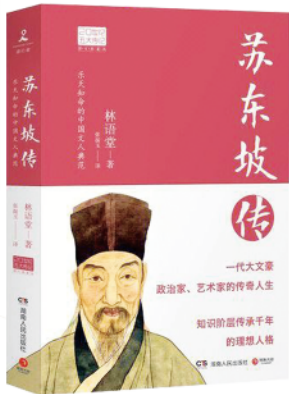
他是一位美食家。由他发明并流传于世的美食就有十余种，以东坡肉、东坡豆腐、东坡鱼为代表。喜欢烹饪的人大都是勤快的，苏东坡在勤快之余更是善于钻研和探索，在创造美食的过程中体验快乐，为自己坎坷波折的一生增色、增香、增味。

他有一个庞大的朋友圈。苏东坡是出了名的爱交朋友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”，真真是一点也不夸张。他的朋友圈有皇帝，也有平民百姓，有政敌，更有文人墨客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他都能迅速跟当地人打成一片，特别是他与普通老百姓的结交，体现出他悲天悯人、爱民如子的伟大情怀。

苏东坡面对困难表现出的豁达、乐观的精神似一道永恒的光，穿透千年，温暖人心，照亮未来！

林语堂在《京华烟云》中有诗云：“人本过客来无处，休说故里在何方。随遇而安无不可，人间到处有花香。”这不正是苏东坡一生的写照吗？

▼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



泥爪难寻飞鸿在

苏轼《和子由澠池怀旧》赏析

□王春玲

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
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
老僧已死成新塔，坏壁无由见旧题。
往日崎岖还记否，路长人困蹇驴嘶。

人的一生四处奔波像什么呢？应该像飞鸿踏在雪地上。泥上留下几个爪印，转眼又飞走了，哪里知道接下来会飞往何方。老僧奉闲已经去世，安放到新建的塔里，墙壁已经毁坏，无法见到从前题写在上面的诗了。是否还记得当年赶考时的艰难困苦，路长人困，那头跛脚的驴不停地嘶鸣。

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十一月十九日，正是隆冬季节，苏轼从汴京（开封）出发，前往陕西凤翔赴任，弟弟苏辙一直送到140里外的郑州。然后，苏轼携眷一路西行，苏辙则返回开封。苏辙回去后寄来一首《怀澠池寄子瞻兄》，五年前，兄弟二人在父亲的带领下赴汴京赶考，曾在澠池留宿，苏辙中进士后，被任命为澠池县主簿，因为准备制科考试未到任。

苏轼去往凤翔，路上要经过澠池，与弟弟分别数日后，终于抵达。澠池（今属河南省三门峡市）是战国时秦赵会盟、蔺相如逼迫秦王击缶的地方，也是因和氏璧而著称的名城。苏轼在这里没有怀古，而是怀旧。当年苏家父子到澠池一个寺庙投宿，受到老僧奉闲的款待，兄弟二人还在墙壁上题诗留念，而今老僧已圆寂，当年题诗的墙壁也毁坏了。再读苏辙的《怀澠池寄子瞻兄》一

诗，苏轼不禁感慨万千，挥笔写下了这首《和子由澠池怀旧》。这是苏轼青年时期的不朽之作，低沉中有昂扬，悲凉中有达观。当时，苏轼年仅26岁，正是意气风发、踌躇满志的时候，却能认识到人生无常，看清生命真相，获得平静澄明的心境。

诗的前两联用比喻说理，把人生比作“飞鸿踏雪泥”，鸿雁飞翔，偶然落在雪地上，留下爪印，鸿飞雪化，很快了无痕迹，人生际遇何尝不是如此呢？第三联借事明理，对比今昔，澠池寺庙人物皆非，故人不可见，旧题无处寻，谁也无法阻挡世事变迁，这是“雪泥”“指爪”感慨的具象化。尾联是针对苏辙原诗中“遥想独游佳味少，无方骑马但鸣嘶”引发的往事追溯，回忆当年赶考路上的艰辛，也有珍惜现在勉励未来之意，毕竟兄弟二人金榜题名，前程远大。苏轼这首早期作品，充分展示了他内心强大、处世达观的人生底蕴。

诗的首联以“雪泥鸿爪”比喻人生，发出感叹，引人深思，虽然泥爪难寻，鸿雁依然会继续飞翔。如果说飞鸿的使命是飞翔，读书人的使命则是修身济世。苏轼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，他有着儒家“兼济天下”的广阔胸怀和强烈责任感，始终以天下兴亡为己任，以天下苍生为己念。

苏轼的一生如同飞鸿，宦海沉浮，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，他忧国忧民的心始终不渝，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乐观旷达伴随他任意东西。



清代张德铭《庾岭香寒》

赏《庾岭香寒》

□张志成

近日，安丘周文涛先生喜得清代张德铭《庾岭香寒》古画，邀我偕志勇弟前去观赏。

古画席地展开，一股古雅之气扑面而来，确实不俗。此画足有六尺大小，这在过去是比较少有的，装帧为原裱，衬边略有蛀洞，但不影响整体效果。画工出神入化，皴法精湛，墨色浓淡相宜。丛中老梅虬枝扎出，如锥似刺，唯独一傲枝，直冲云霄。朵朵绽放的梅花，犹如出鞘宝剑上的残雪，透着冷冷的清光，寒香袭人。画作中，梅枝、梅花笔笔传神。

此画用隶书、草书两种书体题款，共145字，镌刻朱文、白文印章多达八方，具有鲜明的安丘张氏一派印风。画面右上方隶书“庾岭香寒”，其下钐古玺印“参以酒德间以琴心”（白文），印文出自《昭明文选》。在题名左下侧，草书落款：嘉庆壬申（1812年）暮春，石圃居士寄草庐。后钐二印，一为“江上清风山间明月”（白文），印文出自清代华长发《登谪仙亭》诗；二为“人生适意无非”（朱文），印文出自元代刘永之《题傅商翁观松瀑图》句。在画右下边还钐有一枚压角章“学书贤于他好”（白文）。画面左侧为张德铭（石圃）节选清代高凤翰《花朝后二日诸同人邀往遯园池上看梅花》（四首）用章草书之：“何处罗浮问旧名，一株清韵满西城。冰心不向春前斗，淡影忽从竹外横。萼绿华来如有恨，林和靖老转多情。布袍自拂池栏坐，闲看明珠百琲生。娇首清宵古树隈，啁啾翠羽共徘徊。参横酒醒知何处，雪冷山空只自开。蝶逐晓风吹梦去，香随明月上衣来。此时难作人间别，手掬清泠漱玉回。”在其诗前上、下钐二方闲章“宿花蝴蝶梦魂香”（朱文），“麝衣澹荡人”（白文）。书后钐名号二印“德铭”（白文）“石圃”（朱、白文）。这些画外题跋、书法、篆刻，宛如一室大观，增添了诸多人文气息。

从藏品款识可知，此画距今已逾211年，为张德铭44岁时所作。据《安丘张氏续家谱》记载：张德铭（1768年—1820年），字警斋，号石圃，系张在辛重孙、张重舆孙子，与胞弟张德铨有“二张”之称。少有书画癖，虽就外傅攻诗书，墙壁窗棂图画殆遍，即文几亦纵横书之尽黑。乃已凡遇名帖画谱，反复观玩，夜则挑灯临摹，或漏下二十刻不止。后因体胖为累，遂弃帖括专以书画为事。又善赏鉴，有真识，尝葺斗室贮书籍图章、砚墨鼎彝，一切玉铜陶瓦诸古器，蓄不多而精，位置楚楚，天然不可更易。余好访问名人事迹，公博闻强识，每聆绪论历历如指诸掌，虽号称博雅者，无以难之。中年家益贫，名亦益著，四方争延致之，以得公书画为荣，贽仪所入即供饘粥，资一家数口赖以卒岁。古人云：“闲来写就青山卖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”犹可想雅人深致也。

张德铭尤攻花卉，与从侄张亚恒齐名。传世书画作品有《牡丹图》轴、《花卉四条屏》（安丘市博物馆藏）、《庾岭香寒》《老榦凝香》、隶书《素中张公墓表》（青岛市博物馆藏）。